

走在塘栖镇,京杭大运河缓缓流淌,塘起小径绿树成荫,不远处的丁山湖流光溢彩,山水相映。



画面石“西湖十景”欣赏

○ 赵焕明

景以名传,名以景扬。给景题名,作为中国独特的审美形式,起始于北宋的“潇湘八景”。南宋时,画院画师马远、夏圭,待诏陈清波等人,一脉相承,为西湖山水题名。他们常以一页半幅绘西湖山水,遂成“十景”图册,各冠以景名。同时有王洵配以十诗,陈允平题以十词,“西湖十景”就此藉画、名、诗、词传扬后世,此前虽也有“钱塘八景”等提法,但都不及“西湖十景”般传之久远,深入人心。

后人评“西湖十景”之拟名,尽多褒扬,亦擅探折。以时令四季分,言有二春二秋一夏一冬二晚二常年;以景观色调分,有三绿四白一灰二缤纷。以景名之词性结构分,有五处为名词叠加的二二组合,五处为嵌一动词的二一一组合。虽如此,十个景名却浑然一体,融洽自然,极状西湖之美丽与特色。

画面石藏家郎涇,由手头收藏的一块状如西湖景致的画面石肇始,发下宏愿:集齐“西湖十景”画面石,以承南宋遗泽,探十景潜藏,注文化玄秘,披西子新辉。此后,郎涇费心搜罗寻购,从石友手中搜购交换网罗,以感情、执着、信誉感动人;以“西湖边人”的责任心、事业心和较真劲打动人。本着更逼真、更神似、更具况味的原则,在集藏的过程中精益求精,对不尽人意者进行一轮乃至数轮的置换,终形成今日付展之规模。

应当说,景观也罢,摄影绘画也罢,首先扑人眼帘的,必是物状和色彩。苏堤春晓、柳浪闻莺、曲院风荷这三景,必是绿色之基调,展出的西湖十景画面石

正是如此。苏堤春晓在远堤浓郁的柳荫背景下,近景是迎面飘拂的柳丝柳条,并有朝霞朗照的红色,远近婀娜,春光无限。柳浪闻莺呈现的则是一株柳树的特写,丝绦下垂,远处水色弥漫,山色空蒙。柳浪闻莺妙在“闻”字,莺在何处?实景不可见,此处亦不可见,想来应在柳荫中。曲院风荷,自然有接天莲叶,人目满满,但又涂抹着些许浅红,予人荷花之联想。此景起因,南宋时没有酿造官酒的曲院,当今自然全无酒意,妙的是画面石上似乎弥漫着浓醇,甚至有一二挂杯之感。当然,自然成色,不可能如画布涂抹之翠绿湖青的鲜艳,但只要有一种基调的意向在,似乎更蕴藉且耐人寻味。

白色与月相关,平湖秋月、三潭印月,均“月是今夜白”,其余深浅灰的迷蒙,本是月夜的感受,还有就是双峰插云,青峰插云天,天可以不蓝,云却常规是白的。断桥残雪的白却不同,雪意涉涉,此石状断桥有欠缺,而雪意维妙维肖,雪景之茫茫如在目前。此三块石,如画家般都留够了白,予人对于云水空蒙直达天际的直觉和联想。

再就是一灰二缤纷。一灰可指南屏晚钟。晚钟?一般是傍晚吧,灰色的基调是适宜的。天际点点团团的黑,似晚归的乱鸦,似萧瑟的残叶,与寺院钟声构成灰乱之夜境。二缤纷就颇具玩味了。花港观鱼,暗蓝绿色的池水中,赭红色的锦鲤自在游曳,满目斑斓似不胜收。而雷峰夕照,夕阳无限好,晚霞是可以有无限色彩的,但这里只以青灰色涂抹。是了,雷峰塔似老衲,尚寂寂地存在,岂容赤橙黄绿来放肆?此石

画景,把“只是近黄昏”的惆怅,渲染在如影随形的不言中。

前文说到,色彩与物状对于观者是首当其冲的。就物状而言,“西湖十景”画面石是写意与工笔兼具。除月、柳、树有工笔风味,其余大致以写意来诠释与挥洒。这就讲求了神似,也给欣赏者更多自我创造的空间。当然,若求全责备以论,三潭印月、双峰插云、断桥残雪之小石塔、双峰、断桥,在物状上犹有不足,但石自不言,只能物竞天择,寄希望于鬼斧神工的大自然,涌现出更多的天宝华物,让人之择得以臻于完美。

综观郎涇藏石,种类繁多,包括草花石、清江石、玉树石、大理石、黄河石等。其中草花石是石中新贵,1996年发现于广西柳州一带的象州县、来宾县、武宣县。草花石石头画面呈红、黄、棕、绿、褐、黑等丰富色彩,画面有类似成片树林、植物枝叶、单株花草、溪流瀑布等,天工开物,着实令人称奇。1997年5月17日,《人民日报》以《我国发现亿万年前的太古石画》为题,对草花石作了报道,引起国内外奇石界的轰动。西湖十景组合全部采用草花石,应当说是借势取巧,而非偶然选择。

毋庸讳言,画式百种,镜取千般,诗意万筹,最难的还是如画面石般从天然状自然向必然,最有难度,最具寓意,最能呈现珠联璧合的艺术魅力、奇异瑰丽的审美想象,也最具价值和意义。俗话说,诸事难为有心人,相信假以时日,郎涇的“西湖十景”画面石专题收藏,在现有蔚成大观的基础上,一定能继续精进升华,成为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,西湖旷世的最佳代言,和堪传诸后世的时代典藏。

上塘河之秋悠悠染着,浅时是“兰荇”,涨时是“菱荷”,过渡是“碧滋”。岸树杂草也纷纷入了画,添几笔他色,有“水龙吟”,有“庭芜绿”;或有野草结了几粒粟米大小的果,在“行香子”色的岸岩上,点染出“洛神珠”的玲珑红润。

如色彩在变幻中而永恒,生命在流动中而勃勃。山中,河畔,在“东方既白”的清晨,在“月魄”的夜里,每日络绎着运动者,且花样颇多,慢跑快走,打拳跳舞,甩绳子挥羽毛球……随处可见的杭州亚运“三小只”——穿“松花”色的棕棕,“碧落”色的宸宸,还有类似“天水碧”的莲莲,它们或舞或奔,充满朝气,如孩童般无邪的真挚笑脸,迎的是近客,更是远方同道。

斯山呈“翠微”,斯河动“淙波”。白日登山,吹这婉转风,看这浓淡绿;傍晚临河,照这秋流霞,看这深浅波。朝夕间,秋色无边。

诗意倾洒西太漾

○ 杨佳

十年前在塘南工作,每天往返于这片美丽的土地,家家户户枇杷树萦绕,连绵的绿色,常常把小村掩映在若隐若无间。这里的河漾很多,有大有小,在房前,在屋后,在李家桥,在泉漳,在姚家埭的许多村落都能看到。大树的枝条繁密地生长着,常常自由地垂挂在河漾上,在漾里撑起一片浓荫来,间或系着一叶小木舟,静静地停泊在岸边,一切都是那么安静和随和。

那时的西太漾风光独好,早已远近闻名。在附近村民朋友带领下,我第一次来到漾边的村庄,一个枇杷园子挨着一个枇杷园子,浓密得看不到边。朋友告诉我,这里的园子都是附近老百姓的枇杷园,打理起来也很不容易,尤其到了开花结果时节,要逐个枝条去筛果、选育,以保证枇杷充分吸收营养。每年别处的枇杷进入盛产期,这里的枇杷才刚上来,时间虽晚一些,但丝毫不影响枇杷的品质,细腻、沁甜。在漾边的村庄,还能见到古枇杷树,枝丫繁密,高不可攀。据说,枇杷树一般能活50年左右,百年以上的实属罕见。西太漾周边这片村落所在的古枇杷树群,超过50年的有几十棵,超过70年的大概15棵,还有本地唯一一棵超过100年的“寿星枇杷”,因此每年结果时参观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自古山水有灵韵,我想这里的枇杷树之所以能与众不同,与周围充盈的水泽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到漾边的时候,正好赶上村民拉笼上来,鲜嫩的鱼儿翻腾跳跃。记得那一次品尝河虾,没加什么佐料,单单水煮,就着一碟小醋就已经味道鲜美,这情景至今犹堪回味。

黄昏很快到来,那时的漾边还没有改造,没有护栏,没有游步道,在浅草荡漾的岸边,我呆呆地站立。许久,三两只飞鸟掠过,迎着夕光,面对一望无垠的湖面,我竟仿佛变成一条小鱼,游到水中央去了。

那晚归去,心间诗意轻淌,不觉吟作一曲《临江仙》:

五月塘南归冉冉,长忆树树枇杷。
香堤隐落几农家。
西洋茵远道,秀带绕天涯。
一斛明珠倾晚镜,且披云树烟纱。
归人与梦影相斜。
轻逐明月夜,不语看江花。

友人说,喜欢“不语看江花”,人生需要独处时的安静。我却得出另一种味道,当时刚刚从工作十年的故地调动于此,不免诸多感怀,立在岸边,我对于这片陌生的土地,不禁走近了几分,内心油生一种情愫,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

几年后,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提升改造,一处处宜居宜游的乡村景致建设起来,使得乡村宛如诗画中的氤氲水墨般,诗意横生。村民茶余饭后,散步

游走,春华秋实,观星揽月,皆在咫尺。几次开车专程赶到这里散步,我竟恍然有种沧海桑田的感觉。不过几年的时间,这颗“东湖明珠”已然清丽绮绚。它坐拥360亩天然湖漾,烟波浩渺的湖水在清风的吹拂下轻轻晃动着,如同一块碧玉,镶嵌在江南水乡之中。从高处远眺,植被郁郁葱葱,与碧绿的河水共成一色,经过设计改造的环湖区域分布各种美丽景致,村庄周围还有小湖点缀,四面荷风三面柳,已是风雅无边。环绕在其中的木质栈桥,如同一条红色丝带贯通始末,白色的村居倒映在湖面上,岸边翠影婆娑,遥望远方的高楼大厦,晨风轻拂,城际与乡村的一种呼应,竟如此和谐而般配。或晚灯璀璨,或晨烟曦染,一幅幅大隐于世的新田园生活画卷正在徐徐铺展。

我独凭栏远眺,若逢黄昏,有夕阳浅浅挥洒的时候,那是怎样的一幅绝美水乡清居图呢?我以小诗为感:

春华清奇见,不期夕下逢。
岑楼横远水,村埭入遥蒙。
红日大江气,秋妍足画工。
烦襟飘散去,野旷晚风中。

明明是初秋的傍晚,徜徉在这片水泽中,却有着春华清奇的秀丽之感。远处的高楼影影绰绰,连绵在另一个奔腾的城市。隔水相望,值得深情凝望的是这一片仿佛尘世隐逸之外的小村,夕光浅映,湖面粼粼,对岸隐没在时光里,人家绿水遥蒙。一轮红日缓缓落下,更显湖面宽阔,邈远。诗人说,“草在结它的种子,风在摇它的叶子,我们站着,不说话,就十分美好”。此刻的西太漾,的确是这般意境的。

又一日浅足,无限风光让我踟蹰。这时,一叶轻舟映入眼帘,只见它愈泊愈远,直至舟上的人如微粒般消失在天水相接处。混沌远水,顿生一种无边的苍茫感。“小舟从此逝,江海寄余生。”曾经东坡笔下的这叶小舟唤起多少人海沉浮,往事唏嘘。而今,时过境迁,清和景明。两岸阔落的村道和络绎不绝的游客,小舟俨然是一道点缀的风景。一叶轻舟,归来去兮,何尝不是涤荡起一缕乡愁,为这水乡的画卷增添一抹古典的韵味。轻舟摇橹淡淡去,我不禁轻吟而留:

木落乡心倒影明,
东边斜柳小池平。
长吟白水绕归路,
相隔天涯一叶轻。

是的,天涯相隔,浮尘三千,何时再回眸,诗意倾洒西太漾。

我期许读着韦庄的小词《菩萨蛮》:“人人尽说江南好,游人只合江南老。春水碧于天,画船听雨眠。垞边人似月,皓腕凝霜雪。未老莫还乡,还乡须断肠。”在多彩的江南,在春水岑碧的某天,与这片美丽的湖漾,再来一次诗意的邂逅。



秋色

○ 周滢

色妆,从浅至深,才几天工夫,眼见木槲花,从“石蜜”到“姜黄”,再到“黄栗留”。盛妆之后,是人间再鲜明靓丽不过的颜色,是天潢贵胄尊享独霸的颜色,秋初登场,又欢喜又自信。

邱山之秋慢慢蓄着,有的越蓄越浓,有的渐次褪色。在秋の百宝妆盒里,用于著色的绿系,淡有“青楸”,深有“绿云”,中有“苔古”和“翕艳”,我独爱“千山翠”。那浓厚至苍却仍不改绿意的“千山翠”,日月星仄,宇宙洪荒,如其名,不厚此薄彼,在名山,在藉藉一邱山;不扬古抑今,在宋元,也在如今。

秋是如此的长袖善舞,静蛰伏于夏,萌动若脱兔。山中,道边,河畔,楼前,那些黄山木槲,忽喇喇地在树梢顶挥就一长匹黄缎,秋风起,缎如波。

秋空,是云雾散而晴山蓝,天色名“晴山”。晴山为幕,长袖婉转,秋,初初一转身,回眸里,满是温柔又内敛。

秋,藏有一个百宝妆盒,仅上个黄